



親情永遠不會假

郭 龍

最近看一檔綜藝節目,這檔綜藝節目是一個電視台新推出的益智類節目,節目的規則很簡單:由八個人各說一句話,然後再有一個人來判斷這句話是真是假。判 讀的這個人可以問一些問題來讓說話的這個人回答,然後以此來判斷這句話是真是假。爲了選手更準確的判斷,電視台還特地請了幾個心理學的專家來幫助選手做 答。

當然獎品也很豐富,如果能夠判斷對一個是港澳游,判斷對兩個則是新馬泰三日遊……判斷對的越多,則獎品越豐富。題目最多可以選擇四道,選擇對四道題目的獎品是歐洲七國游,但是很少有選手能答對兩道以上。

第一個上來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博士選手她判斷的題目是:他造出了現代的木牛流馬,可以負重五百斤,出題的則是一個小伙子。這個女博士幾個問題很快就判斷出了這句話是假的。

接下來這個女博士判斷的題目是:一個大叔曾經幫助 108 個家庭找到了丟失的孩子。這個題目把這個女博士難住了,問了幾個問題她還是不能判斷,最後專家 團認爲這句話是假的。於是這個女博士選手便斷定這句話也是假的,可是讓這個女博士沒有想到的,這句話卻是真的。原來這是一個走失了孩子的父親,爲了找尋到自己的孩子,他四處奔波,而他雖然十幾年的奔波,沒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可是他卻幫助其它的家庭找到了丟失的孩子。

上場的選手很多,可是卻大部分要么在第一道,最多在第二道題的時候就猜錯了。最後上場的卻是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保潔員。由於選手在上場前都是隔離的,而且沒有通訊工具,因此她並不知道前面選手的判斷結果。觀眾都不看好她,而我也想她頂多到第二道題。

她首先選擇的便是令那個女博士敗北的第二題,這個保潔員阿姨只是簡單地问了一下爲什麼選擇幫助別人尋找孩子,等她聽清了這個人的原因後,便馬上斷定是真的。

保潔員阿姨很開選擇了第二個題目,也是一個大叔出的:他曾和孩子一起走完了長征路。這個保潔員阿姨又問了一下爲什麼。原來是高考結束後,由於孩子高考成績不好,決定去參軍。爲了勉勵孩子,因此這個大叔決定和孩子一起走長征路。

台下的觀眾還有台上的嘉賓都露出了懷疑的態度,可是讓人們沒有想到的這個保潔員阿姨又很快的選擇了真。就在人們以爲這次保潔員阿姨必輸無疑的時候,大 屏幕上卻顯示出保潔員阿姨的選擇是對的。大屏幕放着這個大叔和兒子一起重走長征路的視頻,進一步印證了保潔員阿姨的選擇是正確的。

緊接着保潔員阿姨又選擇了:只有小學文化的父親曾經爲了孩子自學了高中的全部課程和她爲了女兒的成長而“孟母三遷”。讓人們沒有想到的保潔員阿姨都選擇了對,更讓人們沒有想到的事實上確實也是對的。最後保潔員領走了最後的大獎:歐洲七國游。這也是這檔節目開播以後,唯一一位答對全部題目的選手。

最後主持人攔住了這位保潔員阿姨,讓她回答一下,爲什麼有夠在這麼短的時間里辨別出這些題目的真假,其實不要說主持人,就連台下的觀眾包括電視機前的我都很驚奇,爲什麼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阿姨卻能戰勝那么多的大學生,甚至博士而獲得大獎?

保潔員阿姨只說了一句話,我永遠相信無論這個社會多么假,親情永遠不會假。說到這里,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原來保潔員阿姨選擇的題目都是有關親情方面的。原來在出題的時候,儘管人們想隱蔽自己,可是在親情方面卻還是沒有做假,也許正如保潔員阿姨說的一樣,親情永遠不會做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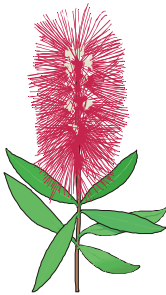
親情永遠不會假,我們可以在其它的方面做假,可是內心深處對親情卻永遠保留着一份真,也許這才是爲什麼親情讓我們感到溫暖的原因。

與自己對話

蔣 勛

在法國時我曾讀到一篇報道,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他們也看也聽,只是要有個聲音、影像在旁邊。我們也可以自我檢視一下,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你可以安靜多久?沒有電話、傳真,沒有電視、收音機,沒有計算機、沒有網路的環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嗎?後來我再回到法國去,發現法國人使用計算機的情況不如台灣的普遍,我想那篇報道及早提醒了人與自己、與他人相處的重要性。所以現在你到巴黎去,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家里沒有電視,很少人會一天

二十四小時帶着手機。生命第一個愛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寫詩給自己,與自己對話,在一個空間安靜下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相反地,一個在外面如無頭蒼蠅亂闖的生命,最怕孤獨。與自己對話,使這些外在的東西慢慢沉澱,你將會發現,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爲你會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部分與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東西,那時候你將更不孤獨,覺得生命更富有、更圓滿。



■ 鮑爾吉·原野

人 把正在追求、還沒到手的願景叫“福”。追到手了反而不覺其福,覺得太平凡。我見到兩人在車廂說話,說到感傷的事情時,一人哭了,拈手帕拭淚。另一人說:我多羨慕你呀,有這麼多眼淚。哭的人一愣,認爲這種諷刺不厚道,轉身走了。剩下的這個人很委屈,對我說,這哪是諷刺?我有干眼症,三年沒流淚了,靠人造淚水 潤滑眼球。我觀其目,紅如兔眼。沒錯,眼淚是人體合成而非人工合成的寶貴液體,內含幾百種清潔與營養素,一滴淚實一百元都不爲昂貴,但有人無淚。還有一個人,說十年未曾流淚。我說攢着?他說沒攢,心地板結了,看什么都不感動。這僅僅說淚水。人所擁有的完好的心臟與血壓、四肢與大腦,對擁有者何嘗不是福氣? 清潔的空氣與水,對使用者何嘗不是大福?記得擁有的可貴,叫知福。然而,知福的人並不多。

假如幸福由物質和享受構成,以欣賞的態度消 受,叫享福。享福者多不勝數,在餐館大吃大喝的人都是享福者。惜福的人卻不多。許多人以爲錦衣玉食如河流一般滾滾東



說福氣

鮑爾吉·原野

來,滔滔西去,永無枯竭。這件事要分兩 方面說,其一,好東西固然多不勝數,但享福者沒辦法消受,這

贈浦英

——爲《伊利華報》創辦十年而作

浦女不忘中華根,
隔洋猶唱《中國心》;
幾經磨難創華報,
媒傳四海爲華人。

讀劉天擎

詩有感

——該詩登于《伊利華報》

第 198 期

向前走,向前走,
你不“孤”,我不“獨”,
好馬不回頭。

天生一人必有路,
良辰美景跟咱走,
千軍萬馬緊隨後。

向前走,向前走。
良辰美景不是舊,
它在前頭急招手。
隔多遠?
需多久?
如偉人預言:“它是站在高山

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
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陽;它
是站在海岸遙看海中已看得
見桅杆尖頭的一艘航船;它
是躁動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
一個嬰兒。”

撰稿人 讀者 石明永
聯繫地址:2817 Welsford
Rd, Columbus

從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很獨立。在從高中畢業到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數年間,我去過 52 個國家,大部分時間都是獨來獨往。跟別的旅行者不同,我從來不向別人問路,而是一個人在各種地圖和路標中苦苦鑽研直到最終弄清方向。我的獨立往來雜着自豪、勇氣、固執、幸運。

然而,有一天,在泰國的潘安島上,這一切都改變了。當時,我和未婚夫肖恩在海里游泳。突然他被一只箱形水母蜇傷,在三分鐘內就死了,年僅 25 歲。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向我襲來。但是,當旁觀者和其他遊客主動提出幫助時,頑固的矜持、長期的習慣和極度的悲傷使我拒絕了。我甚至不知道怎麼跟別人接觸了,好像我突然講着一種世界上無人能懂的語言。我甚至拒絕了父母的反復請求,他們非常想過來幫我一把。

不管我怎么反對,仍然有兩名以色列女子不肯離去,堅持留了下來。當卡車把肖恩的遺體從海灘運到醫院時,她們徒步跟在後面。醫院正式宣佈肖恩死亡時,她們陪在我身邊。醫院要求我立即支付相關費用並準備火化時,她們向醫院提出要求:應該給時間讓我獨自守在肖恩的遺體旁。當醫院工作人員拿來一份泰語的文件要我簽署時,我習慣性地抓起筆,她們攔住了我,並堅持讓對方先把文件翻譯成英語。肖恩的

死因被描述成了酒後溺水。事後我從一名專門研究箱形水母的科學家那里瞭解到,在當地水母造成的死亡常常被隱瞞,以免給旅遊業帶來影響。

隨後,肖恩的遺體裹着白布被卡車運往附近的一座寺廟,那兩名以色列女子與



不要一個人扛

[英]莎倫·利昂·福勒
王啓國 編譯

我一同前往。她們當時不過 21 歲,和我素昧平生。我們回到海邊度假酒店時已是凌晨 3 點,8 點鐘我還得趕到當地的警察局。那兩名以色列女子再次要求陪着我。她們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們堅持與我一道。聽了她們的話,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放鬆,因爲我不用一個人面對那些警察了。但

我還是暗自決定如果早上沒見到她們,就不去叫醒她們。早上我來到酒店大堂時,發現她們已經等在那兒了。在警察局的一間小屋里,由於語言障礙和其他原因,我花了八個小時才把事情經過陳述清楚。第一次向警察講起事情的經過時,我忍不住哭了。警察很刁難人,懷疑我說的一切,並堅持說要有四名男性目擊證人才能證明肖恩的死因。我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那兩名以色列女子與那個警察交涉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才做出讓步,接受她們的簽名爲有效證據。

一個星期後,肖恩的遺體才被運往曼谷。在漫長的等待期間,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 28 歲的寡婦。肖恩出事之前,我們一直在籌備着結婚、購房、懷孕等事情,轉眼之間,這一切都消失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我難以置信,無法承受。整整一個星期,那兩名以色列女子寸步不離地守着我,讓我進食,勸我飲水,還緊張地要我仔細考慮每次給遠在澳大利亞的肖恩父母打電話時應該說的話。這個悲劇原本與她們毫不相關,她們本來可以撒手不管,但是她們甚至沒有告訴我,就悄悄改簽了飛機票,改變了行程,只爲不忍丟下我一人。

兩名陌生人教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有時候,最不願意求助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幫助的人。我已經學會接受幫助,並向他人伸出援手。

的手,才最有安全感!

當婚姻磨合到互稱老伴時,互相間的感情遠比“我愛你”所表述的更深沉,因爲我們已互爲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如《戰爭與和平》中的比埃爾對妻子娜塔沙所說:你說我愛我的手指嗎?或許我不會每天感受到我對它的愛,因爲,它已成爲組成“我”身體的一部分,一旦我缺了這根手指,那就遠不只是悲傷和痛苦,因爲“我”已是殘缺不全了。這就是老伴間的感情。在中國,多數老人是“未富先老”,但只要老伴陪伴在側,那我們是最富有的。你看香港那位首富,錢財再多,也買不到一個真正的外伴。老伴超過一個,也挺煩心的。且看那位擁有幾個“老伴”的娛樂大王,都八十好幾了,還得事事考慮一碗水端平,吃個年夜飯,也像趕場子。也挺累的……

老伴是婚姻生活中最圓滿滋潤的境界。而今發現不少青年夫婦在父母這樣一個“夕陽無限好”的寶貴時刻,爲了讓老媽給自己帶孩子,無形中“逼迫”老爸老媽分居。或許年輕人覺得,都這把年紀了,又不是年輕夫婦,有什麼分居不分居的。他們不知道,這對老爸老媽是十分殘忍的。年輕夫婦,來日方長,小別勝新婚;但老伴,我說過了,是聯體嬰兒,雙雙走過千山萬水,好容易迎來“夕陽無限好”卻“只是近黃昏”,就讓老爸老媽多點互相廝守的時光吧!



爭,開車時走哪條路往哪拐也要爭……都是老伴了,有什麼話開不出口?就這樣吵吵鬧鬧的一起參加雙方的同學會,退休老同志聚餐;手挽手去超市去走路(鍛煉),去參加各種活動。互相陪伴着……老伴有點像聯體嬰兒——年輕時不斷疾呼不要在婚姻中失去自我,力爭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當你們互稱老伴時,覺得唯有拉着老伴